



邓蔼梅感性系列

今年冬天 会很冷



太白文艺出版社

今年冬天会很冷

(台湾)邓蔼梅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 艳

今年冬天会很冷

(台湾) 邓蕙梅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6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ISBN 7-80605-365-4/I·313

定价: 9.40 元

内容简介

水萍、石韵和陆华,是三个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的女大学生。她们美丽清纯,浪漫多情而又涉世未深。在读书期间,这三位心中充满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强烈而执著的爱情理想的现代女子,分别爱上了自己表情的“白马王子”,陷入了痴迷热烈、缠绵悱恻,浪漫离奇的爱情迷宫之中。然而,她们以充满诗意的童话般的情景开始的爱情故事,最后却均以出人意料的悲剧结局而告终。

这部作品以生动细致,优雅纯净的文笔,以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情感色彩,描写了三个独具个性的青年女子刻骨铭心、如幻如梦的爱情体验,表现了她们丰富细腻,多愁善感,纯真美丽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展示了她们在经历了暴风雨般的爱情洗礼和现实生活的考验之后,日趋走向成熟的成长历程。

上完了最后一节课，石韵和水萍坐在图书馆前的台阶上看落日。

“好美啊！”石韵叹了口气说。她的五官端正，唯一遗憾的就是眉毛太稀太淡了。

她家在屏东，父亲早过世了，母亲摆了个水果摊，一家人的生活就全指望那个小小的摊子。她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本来她是没什么资格念大学的，一大笔注册费，学费，书费，得卖掉多少个椰子？多少串葡萄？多少个桔子才赚得到啊！好在她的身体不错，省了制装费，一条牛仔裤，一件毛外套，一件大夹克，就能使她在一群女孩子中格外引人注目。寒流袭来时，她用那条在公馆地摊上以九十九元买来的尼泊尔围巾往肩后一披，就有一种“我欲流浪去”的潇洒味儿。

几个人清楚她的家世，水萍是例外。水萍总是不落痕迹地帮助她，借书给她。那些大学用书，尤其是教授开的书单，原文版的，贵得吓死人。

水萍是一个很有气质，很温柔的女孩。她的皮肤又白又细，就像故宫展出的明代瓷器那样，眼睛很亮很亮，很

清很清。她的眉像用笔描过一样，一只高挺的鼻子，一张樱桃小嘴。她兼具现代与古典的美，她是外文系公认的美人儿。

“你说什么好美？”水萍侧转脸望着石韵问。她的双颊泛红，水萍总是没来由的脸红。那轮落日让她想到“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的诗句。

“落日啊！”石韵瞪了水萍一眼。她觉得水萍有点心不在焉，八成昨晚约会去了。听说水萍有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表哥”刚从美国回来，电脑博士，年轻英俊，家世好，更重要的是他未婚，也没有固定的女朋友。

“哦！真的很美啦！”水萍肯定地说。

“可不是！你看那落日像不像一枚上好的咸鸭蛋的蛋黄？”石韵点头。

“石韵，你可真够文雅啊！竟把落日比做蛋黄。”水萍站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在她后面的台阶上来了一对情侣，俩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那男孩抚摸着女孩的长发，女孩半闭着眼睛，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们俩人似的。

“要走了吗？水萍。”石韵也跟着站了起来。她一眼就瞥见了那对情侣。那男孩还朝她笑笑。

“是啊！”水萍说。她突然有个主意：请石韵到台大附近的小馆子吃小米粥，牛肉馅饼，酸辣汤，再叫几碟小菜，咸蛋什么的。

走下台阶时，石韵低声地对水萍说：

“刚才那个男生是教育系的。”

“你认识他？”

“在学校餐厅打工时认识的。”

“石韵，”水萍侧转脸看着她问，“急不急着想回宿舍？”

“急什么急？”石韵耸了耸肩说，“又没人等我。”

“那好。我请你到台大附近的小馆子吃馅饼粥。”水萍高兴地说。

“又要你请客，不好意思。”

“别啰嗦了，算是你陪我。吃完后我想去金石堂买几本书。”

“上次向你借的书还没还你呢！明天一定记得带来还你。”石韵说。

“反正是闲书，你慢慢看好了。”水萍大方地说。

到了小饭馆，里面非常拥挤，水萍无奈地耸耸肩。多亏石韵眼尖腿长，她看见一张桌子刚空了出来，马上就去占领。

“赶快来坐，水萍。”

水萍不好意思地坐了下来，跟她们抢这张桌子的还有一对年轻夫妇，女人手中还抱着个孩子，看情形他们等了很久。

“不必有罪恶感，”石韵小声地说，“这个都市本来就像一座丛林，要靠自己争取生活的空间。”

“唉！”水萍叹口气。既来之则安之，她还真饿了呢！“石韵，你吃什么小菜自己去端吧！这样比较快。”

“你要家常饼还是牛肉馅饼？”石韵站了起来，她看见跑堂的小弟忙得团团转，一时是没空过来招呼她们了。

“各来两个吧！”

石韵还真能干，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她把四碟小菜，两碗小米粥，家常饼，牛肉馅饼全都端了来。

“酸辣汤马上送来。”石韵坐下后得意地说。

“你真帅啊！”水萍笑着摇头，方才那对年轻夫妇终于找到位子坐下了，否则她还真会良心不安呢！“上次和安妮一起来，我们足足等了二十分钟，食物才端上桌。”

“所以啊，上馆子吃饭千万要与我同行。”石韵喝了口小米粥，又香又浓，味道好极了，下一个目标她要对准那个两面烤成金黄的牛肉馅饼。

“安妮的母亲生病住在三总，等会我们拐过去看看她好吗？”水萍想起来说。安妮是他们系里的同学，在补习班读了两年才考上大学。她人很和气，瘦瘦的，对同学很照顾，系里跑腿办活动的事儿全都由她一手包办。她有个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把课堂上教授讲的重点全记下来，考试前她的笔记本就成了抢手货。

怪不得今天没看见安妮，原来是她母亲生病住院了。有两次考试还真靠了安妮的笔记影印本救命，否则就惨了。

她吸了口气问：

“水萍，安妮母亲生的什么病？”

“好像是乳癌，情况不太乐观。”水萍回答。

吃饱后石韵和水萍直接到了三总。水萍想买书的事改天再说吧！

医院的天花板都好像特别低，加上光线昏暗，让人有一种压迫感。两人不觉放慢了脚步。

“咦，那个人不是安妮吗？”石韵用手肘碰了碰水萍。

水萍顺着石韵手指的方向看去，但见安妮孤独地坐在靠墙的塑胶椅上。她的牛仔外套脱下来盖住双膝。

“安妮。”水萍走近她低声地叫。

安妮缓缓地抬起脸，她的脸色苍白，头发有些乱，镜片后的那双丹凤眼红肿呆滞。

“你还好吧！安妮。”石韵半蹲在安妮的膝前，双手握住安妮的手。

安妮的手像是在冰水里浸过一样。

“我……”安妮的泪水“哗”的流了出来。她取下眼镜，她什么都看不见了。

水萍递给她两张化妆纸，安妮用它们盖住眼睛，两张纸很快的就湿透了，水萍又递两张给她。

“你们怎么跑来了？”过了好一会，安妮吸了吸鼻子问。

“我们特地来探望伯母的。”石韵说。

“伯母还好吧！”水萍问，“我们可以进去看看她吗？”

“病房里全都是妈的朋友。”安妮说，她重新把眼镜挂上。“其实是教会里的姐妹，她们在为她祈祷。”

“哦！”水萍说。

“陪我坐一会好吗？我觉得心里好慌。”安妮说。

石韵和水萍一左一右的坐了下来。夹在中间的安妮显得特别无助和瘦小。安妮本来就不高，也不强壮，同学都没注意到这一点。总以为安妮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永远是活蹦乱跳的，永远也不会流泪的。

三个女孩静静的坐着，直到她们斜对面的病房门开了，走出一群中年妇女，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

等那些人走进了电梯，长长的甬道又恢复了寂静。安妮站起来说：

“我带你们进去看看我妈。”

水萍和石韵跟在安妮身后走进了病房。秦太太静静地躺在床上，她床边的小几、墙角、放满了鲜花、水果、罐头。

“妈，水萍和石韵来看您了。”安妮走近秦太太的床边说。

“伯母。”水萍站在安妮身边喊了一声。

“伯母。”石韵说，她站在安妮身后。

“谢谢。”秦太太虚弱地说。

“妈，您要不要喝水？”安妮替秦太太拉了拉被子问。

“不了，”秦太太摇头，“安妮，请石韵和水萍帮我做件事行么？”

“行，行。”石韵立刻说。

“伯母，您吩咐就是了。”水萍说。

“待会你们走的时候，把这些水果罐头和奶粉带一些回去，我吃不完的。”秦太太说。

“妈。”安妮忍住泪水说。难道母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吗？她再也没有机会吃她喜欢吃的各式水果了吗？

“安妮，你找个袋子……”秦太太试着坐起来。

“妈，”安妮将秦太太的枕头往上挪了挪，“您放心，我会替她们装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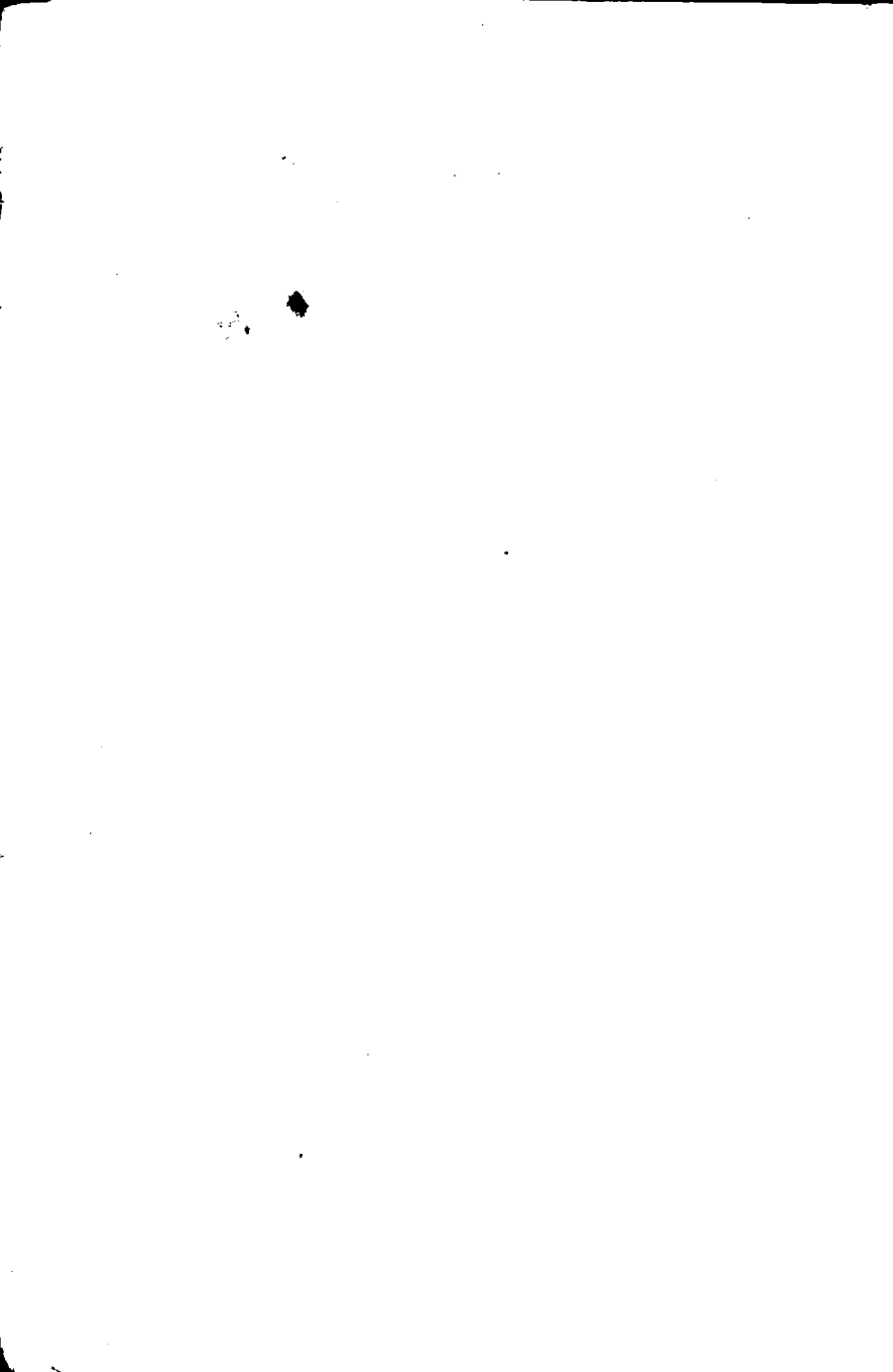
“别忘了床底下还有一大包牛肉干。”秦太太说。

“知道了，妈。”

今年冬天会很冷□

水萍只拿了两盒水果，她藉口家里还有一大堆好立克阿华田什么的。结果是石韵左右都拎着两个袋子，里面装满了巧克力糖、牛肉干、奶粉、麦片、阿华田。

够她吃上一阵子的。她心中明白水萍和安妮是心疼她平日舍不得吃好的，要给她进补。



——

走在罗斯福路的木棉道上，水萍随手捡起一朵飘落在地上的木棉花。她仔细的凝视那朵花，红颜褪尽的残花，像迟暮的美人，毫无动人之处，只令人想到属于生命的沧桑和无奈。

尘归尘，土归土，这朵木棉花应该回到那棵老树下。

她把木棉花轻轻地放在木棉树下，然后，她倚着树干仰望对街的那排木棉树。木棉花唯有隔着一段距离，唯有在枝头绽放的时候才美。她想如果有一天她离开了这块土地，木棉花将是她青春岁月里不灭的记忆。

“小姐，你的书掉了。”

水萍看着那个说话的人，有几秒钟她的呼吸停止了。她的心被撞击，电光火石交错，有什么东西点燃了她眼中的火焰，差点灼伤她。

老天，她一定疯了，她怎么可能被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所吸引？是他那双黑眼睛吗？是他那张弧度优美的唇吗？是他那挺拔的身材？还是他那低沉而略带沙哑的嗓音？

如果她够聪明，她应该捡起她的书拔腿就逃，连一声“谢谢”都不必说。她是骄傲的，在男孩子面前，她是美丽

的，她一向清楚这一点。

偏偏她像被点了穴道似地动弹不得，偏偏又有个冒失鬼从斜地里冲出来撞倒了她。

撞倒她的那个人连“抱歉”都没说，就跳上了一辆公共汽车。

她痛得爬不起来，那个人好心地扶起了她。她的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

“小姐，你没事吧？”

“我……”水萍摇头，她该把握住这个机会吗？说自己痛得不能走路，想请他送她回家。

“别忘了你的书。”他捡起地上的两本书放在她的手中说。

书，书，难道他关心的只有书吗？换了任何别的男孩都会主动地送她回家，至少请问一下芳名，至少介绍一下自己。她年轻漂亮，她有吸引男孩的条件。

水萍赌气地说：

“不是我的书，你要你就拿回去好了。”

“不是你的书？”男孩看着水萍，他承认她是个美丽的女孩。在这都市里要找一个比她还漂亮的女学生可不容易。

“《烟雨江南》、《丝路之旅》”他念着那两本书的书名，真巧，这两本书他刚看完。

明明是这个女孩的书，她为什么要否认呢？而且在她那双黑眸里有一丝奇异的火焰。她怪他吗？怪他多管闲事？天知道，他绝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兼善天下对他来说是天方夜谭，连独善其身对他来说也是奢想。他想从这纷扰

不安的世界逃走，可是束手缚脚的人又能逃到哪儿去？

他不觉又望了水萍一眼。她满脸是泪，看样子她是真痛，他应该送她回家。他的话还没说出口，水萍抬起脚往前走，才发现她成了个跛子。她走路一跛一跛的一定很滑稽。她不敢回头，她猜他一定还站在那里，而且他手中还拿着她的书。

他真的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两本来历不明的书。他注视她的背影，她穿了一条咖啡色的长裙。

咖啡色是他喜爱的颜色，优雅，内敛，还有一些神秘。他呆了一下，用小跑的步子追上她。

“小姐。”

“你……”水萍的心“扑通”“扑通”乱跳，手心冒汗，她不能正视他的眼睛，她会晕倒。

“我可以替你叫一辆车。”他终于说。

“谢谢。”她低下头说。

他陪她站在路边等计程车时，他又问了一遍：

“真的不是你的书吗？”

“是我的。”她伸手拿回她的书，她的手碰到他的手时，好像触电一样。

“刚才为什么要否认？”他问。问完才发觉他真无聊。

“你不懂。”她摇头。

“我是不懂。”他同意地说。

终于拦下一辆空的计程车，她钻进车厢时，他突然问：

“你身上带钱了吗？”

糟糕，她除了两枚硬币和一张公车月票外，身上真的

没钱了。

他看出她的窘迫，不知道该不该拿出钱给她？

“喂！快点。”司机不耐烦地说。“你是不是男人啊！送小姐回家你都不会啊！”

他像中了邪似地钻进车厢。水萍和他之间的空隙可以放一个篮球，水萍的脸红得像太阳。

“去哪里？”司机问，声音粗喇喇的，还朝车窗外吐了一口痰。

“新生北路。”水萍说。

在车上时，水萍红着脸说：

“真对不起。”

“没什么。”

“你贵姓？”

“赵。”

“赵先生，能不能留个电话给我？”

他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故意装傻？他以为她想勾引他吗？她只不过想送还他代付的车资而已。

她的心尖被狠狠的刺了一下。又痛又辣。他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刚才没问她姓名也就算了，现在他们同在一辆车子里，百年修得同船渡，在这个冷漠拥挤的城市里，没有可渡的河流了，一对陌生人能共乘一辆车并不是每天都能遇见的事啊！

车子快到她家巷口时，她鼓足了勇气说：

“我叫水萍，我在C大念书。”

“哦。”他点头。

“告诉我，你是要在这等呢？还是改天寄还给你？”水萍下车后问他。她顾不得矜持，她豁出去了。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他端坐在车上不动。

“车资。”水萍生气地说，手指着车上的跳表。

“不用了，反正也是顺路。”然后他对司机说：“天母。”

等她定下神来时，她才发现那两本书遗留在车上了。

连着好几天，水萍心绪不宁，足踝的伤倒不严重，石韵陪她到专治跌打损伤的郎中那儿推拿了一番，还敷了草药。

严重的是她心口的伤，苦的是她还不能碰触它。那个姓赵的，天啊！她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她竟然会为他神魂颠倒。如果他是有心人，他应该把那两本书寄还给她。他知道她的名字，他也知道她在哪儿念书。她对他唯一的认识是他姓赵，住在天母。

那天中午水萍和石韵从图书馆的台阶走下来时，她突然怔住了，远处有个身影酷似那个姓赵的。她把书往石韵手中一放就朝那个人飞奔而去，这回她不能让他再从她身边溜走了。

就在她快要追赶上那个人时，她的双腿一软，整个人扑倒在地。

“小姐，什么事这样十万火急啊！”那个人扶起水萍时问。他架着一副深色墨镜，脸上长满了青春痘。

水萍忍住痛楚站稳了，她感到额头湿湿粘粘的，她用手去摸，摸了一手的血。

“不好！你受伤了。小姐，我送你去医院。”那个人摘